

中國兒童文學 教育理論與輔導教學



孔子第75代子孫孔仲溫（祥智）妻子

雷僑雲 著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中國兒童文學教育理論與輔導教學 / 雷僑雲
著. -- 初版. -- 高雄市：高雄復文，2002
[民 91]

面；公分

參考書目：面

ISBN 957-555-577-5 (平裝)

1. 中國兒童文學－教學法

859.033

91003956

中國兒童文學教育理論與輔導教學

初版 2002/3

版權所有，請勿翻印

定價：550元

著者：雷僑雲
發行人：蘇清足

本書如有破損，缺頁或倒裝，
請寄回更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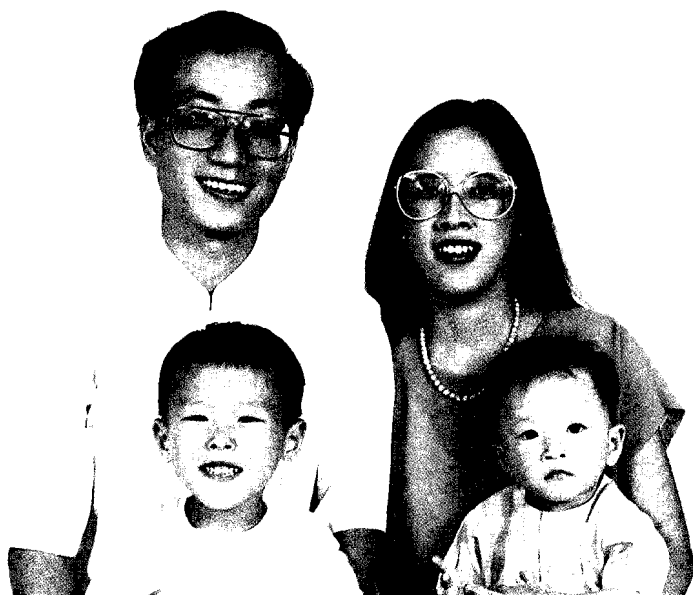
出版者：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
地址：高雄市苓雅區泉州街5號
電話：(07) 2261273
傳真：(07) 2264697
郵撥：41299514
台北分公司：台北市大安區溫州街48巷5號1F
電話：(02) 23695250・23695680
傳真：(02) 83691393
裝訂：台灣高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電話：(07) 6165206
聯合發行：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
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巨流圖書有限公司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804號

ISBN 957-555-577-5(平裝)

<http://www.liwen.com.tw>

E-mail: liwen@mail.liwen.com.tw



序

何其幸運：我有慈愛我的父親，他知道我笨，但是從來不打我罵我；我有高瞻遠矚的母親，她告訴我：除非是我死了，學問才對我沒有用處，不然它可以服務我一輩子。就因為這個緣故，讀書這條路，成了我人生無悔的抉擇。

只是，讀書對我來說並不容易，甚至稱得上是一件十分辛苦的差事，當然最主要的原因，還是因為我的智商過低，又喜歡用我個人的理念做個人的推論，所以小時候經常有著令人啼笑皆非的想法和做法。記得小學一年級第一次拿到考試卷，心裡還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，只聽得老師說：「對就畫○，錯就打×」，心想這是老師出的考題，自然沒有出錯的可能，於是拼命地畫圈，來表示自己對老師的肯定與崇敬。考卷發下來，出現的是「58」這個紅色數字，看左右同學不是「100」就是「98」，真不清楚它所代表的意義，只好回家請教就讀新竹一女中的大姐，她指點我說：「數字愈大，表示你愈優秀」。第二天老師在課堂上報名次，我得個「46」名，頓時流露出愉快的神情，竟自以為沒有幾個同學比我更優秀的了，回家後，立刻得意地向大姐報告實況，如今還依然記得大姐忿然追打我的情景，想來不免捧腹。啊！這就是我小一新鮮人學習生涯的真實報導。

成績固然是差勁，但是對自己誠實，卻一直是我始終不變的信念，小三那一年，課任老師問同學：「你們每天吃幾餐飯？」，答案是三餐，而我也不例外！接著老師又問：「上幾次廁所便便呢？」唉！就只有我是在老師數「三次」時，將手舉得高高地，老師她似乎頗不以為然地說：「你該不會是天天都在拉肚子吧！」，雖然得不到老師的認同，換來的是同學們的嘻笑聲，但是我心裡明白，這是我個人真實的情況，不須要盲從，即使他們人多勢眾。回顧當年以

研究生的身分，想要在學術上積極地為中國兒童文學立說，雖然與眾多專家學者的見解背離，但是我還是守住誠信不自欺的原則，完成了我的碩士論文——《敦煌兒童文學研究》，藉著它肯定中國本有兒童文學，並說明了中國兒童文學的淵源在中國。

民國六十七年十月，我還是文化大學中文系文學組四年級的學生，系上為我們畢業班同學開出兒童文學這門選修課，心想：中文系開設兒童文學，自然應該就是所謂的中國兒童文學囉！於是歡天喜地選修了這門課，可是還沒上課，我們就收到一疊厚厚的英文講義，而課程開始後，所聽到的也都是所謂的外國兒童文學的作家作品介紹，心想：老師為什麼整個學期都沒有上中國的兒童文學呢？難道中國沒有兒童文學嗎？這個疑點一直保留在心裡，大學畢業考上研究所的那個暑假，我覺得我有必要澄清這個疑點，因為我不能理解為什麼一個文化這麼悠久的國度，居然沒有為兒童服務的文學，如果真沒有中國兒童文學，那如斯繁茂燦爛的成人文學，又是如何躍過中國兒童文學這段空白的階段成長的呢？

終於有了自學的時機，我開始去尋找與兒童文學言論相關的圖書，不意在許義宗先生《西洋兒童文學史》一書中看到了「兒童文學發端於西洋」的說詞。由於自己是中國人，讀的是中國文學系，學的是有根的學問，要我冒然接受，實在困難，又想：他山之石，也只可以用來攻錯，那能捨棄根本，去「充分了解西洋兒童文學的源流、特色、發展等」，來「充實並提升我國兒童文學的領域及境界」呢？我對許義宗先生強調「必定能」因為充分了解西洋兒童文學的源流、特色、發展等，而充實並提升我國正處於起步階段的兒童文學領域及境界，這樣的說法，抱著強烈的質疑。

為了明確掌握住狀況，我開始針對中國古代童蒙讀物進行了解，發現這些古來中國文人對兒童進行文學教育的教材，在近代部分所謂專家學者的眼裡，不僅是迂不可及的讀物，更是不知毀滅了多少民族天才的教育讀物，以為比起現代的兒童讀物，相差的實在太遠了。於是我開始疑惑著：「中國果真沒有兒

童文學嗎？」「中國兒童文學果真淵源於西洋兒童文學嗎？」「中國傳統兒童讀物果真是亡國的書、天才的毒物嗎？」。當我反覆思考探索著以上幾個重要問題時，我看到許義宗先生刊載在國語日報《兒童文學週刊》第 189 期的一篇文章〈十七世紀的兒童文學〉，他在這篇文章中介紹了一本新英格蘭的小聖經。看到這篇文章時，我開始懷疑：「說中國根本沒有兒童文學」「說兒童文學的根源在西方」，這會不會都是一般學者對中國兒童文學所產生的一種誤會呢？因為許義宗先生在這篇文章當中，標舉的是十七世紀的兒童文學，而他卻介紹了新英格蘭初級課程的聖經，說明它是在美國大革命之後，在聖經內容上逐漸加以刪改，減少書中宗教意味，使它更能適合當時美國兒童的需要。既然美國讓兒童讀的聖經可以被許義宗先生認定是兒童文學，為什麼我們給兒童讀的傳統經典讀物就不能稱做兒童文學呢？事實上，我發現許多兒童文學專家們在這一個層面的言論是模糊的。

懸疑的事，隨著潘師重規先生在碩士班敦煌學研究課程的講述中，有了轉機，潘老師時而在課堂上為我們介紹敦煌文獻中以兒童為對象的作品，讓我不禁懷疑起這些保存在敦煌石窟中，以兒童為服務對象的作品，是不是就可以視為我們中國的兒童文學呢？

我有心探討這個問題，只是兒童文學在民國六十八、九年，還只是師範學院的選修課程，不但不見跡於中國文學的領域，更無法確知國學界裡的博學碩儒們是否能夠欣然含攝，讓她立足在中國文學的領域中，進入大學學術的殿堂。懷著追求真理的心理，我勇敢地向潘老師表達追隨研究的意願，而老師也慷慨應允，當我的指導教授，當時我是這樣向老師提問的，我說：「老師啊！兒童文學好像在今天是很受重視的呵！」潘老師明確地表達他的看法，回說：「是呀！」此刻，我內心雀躍，由衷佩服老師的學問涵養，能夠以一位國學大師的身分，認同屬於兒童的文學，肯定她存在的價值與地位。於是我進一步地向老師請益，說道：「那麼，中國兒童文學應該是中國文學中一個很重要的環節囉！」老師嚴肅地表示：「對呀！」於是我興奮地繼續問下去：「老師，我

上您的敦煌學研究，課程中老師介紹了很多篇給兒童讀的篇章，我可不可以以這些給兒童讀的敦煌作品為對象，做研究呢？」老師想了一下，對我說：「那你就寫『敦煌兒童文學研究』這個題目好了。」不一會老師又叮囑我去請葉詠琨老師和他一起指導，老師很慎重地對我說：「學術是各有領域的，研究敦煌我指導是沒有問題的，但是兒童文學是很專業的學門，需要專業的指導老師。」由於葉老師肯定我的本性天真，很適合研究兒童文學，終於在潘老師的邀約下，又因陳新雄老師的推動、仲溫的熱情鼓舞，葉老師就收了我這個唯一的學生，仲溫常說：在兒童文學學術的傳承上，我是葉老師的獨生女呢！從此，我就在兩位恩師的指導愛護下，展開我研究中國兒童文學的學術生涯。

懸疑的問題終於在潘老師敦煌學研究課堂上有了領悟，潘老師強調：「一切學術，都要還其本原，但這並不是崇古抑今，而是為了尊重當時代的習慣，所以要以先秦還於先秦、以現代還於現代；同樣地，也必須以敦煌還於敦煌。」這段話讓我體會到文學理論本非一成不變的，也許有今日之所「是」，可能變成明日之所「非」的情形。所以我在碩士論文《敦煌兒童文學研究》中提出了這樣的一個論點：「我們應該將古代兒童文學的原貌，真實的反映出來，絕不能以今日的是非，而抹殺它在當時所存在的意義與價值。」

斷定所以中國古代以兒童為對象的讀物，會不被今人視為兒童文學的主要原因，是因為一般學者不知道一切學術都要還其本原的道理，而逕自以今日兒童文學的界說為準的，來範圍我國古代兒童文學的緣故，為了確立中國古代兒童文學應有的地位與價值，筆者結合兒童心理學、兒童生理學，以及文學理論與教育思想等重要觀念，想為兒童文學的名義，定下了一個放諸四海皆準，更千秋萬世可以不移的定義，這個定義就是：

兒童文學就是以兒童為主的文學，有成人專門為兒童所創作的，但也包括兒童們在成人文學中所選擇、所繼承而來的文學。這些文學都具備了真善美的內涵，可是由於時空的變更，常使三者在

作品中無法同時並存，或互有消長，但仍不失文學的本意，像這種作品我們可稱為兒童文學。

循此定義，筆者先範圍敦煌文獻，撰就了碩士論文《敦煌兒童文學研究》一篇，接著又依此定義，範圍中國文學，排比與兒童成長先後搭配的文體，撰就了博士論文《中國兒童文學研究》一篇。

民國七十年，當我以「中國兒童文學研究」為博士班入學考試的研究計劃，除了報考文化學院中文研究所博士班之外，也因關注中國兒童文學與兒童教育的關聯性，投考了台灣師範大學的國文研究所博士班，雖然分別以一、三名的成績上榜，得到中國文學界師長們的認同，但是這個研究論題仍不免惹人非議，感謝當年王三慶老師的回應是：「雷僑雲她中國兒童文學的研究，是為我們中文系開闢一個新的園地！」而朱榮智老師的說詞也令我感念，他說：「她被肯定必定有她被肯定的道理！」。

碩士班畢業後，蒙林尹老師厚愛，向陳光憲校長推薦，得以專任於台北私立德明商業專科學校，開啟我為人師長的執教歲月。說到這份教職工作，讓我再再肯定「讀書之道：誠實不欺」的重要。當然，誠信不自欺是需要勇氣的，因為你必定會因此遭遇挫折！記得在升上小五的那一年，數學課程老聽不懂，於是一再地舉手示意，終於激怒了反覆解說的老師，在講台前他拉腫了我的眼皮，但是他再次問我懂不懂時，我還是誠實地說：「不懂」。「不懂就是不懂」，碩二上說文研究的課程，林尹老師問了一個令許多同學都答錯了的問題，當他指名要我回答時，我惶恐但是誠實地說：「老師！對不起，我真的不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！」意外地，老師拍案說道：「很好，答對了！」心想我根本沒說出答案怎麼就答對了呢？老師接著說：「知之為知之，不知為不知，是知也。不知道的就不要亂說！」此刻老師滿懷笑意地要我坐下。就是這個重要的觀念，讓我獲得碩博士學位並擁有教職，樹立起自己的學術地位。

民國七十年九月專科學校開課的前一天晚上，隨先夫孔仲溫先生拜望陳新

雄老師和師母葉詠琍老師（案：陳新雄老師是仲溫碩博士論文的指導教授，而師母葉詠琍老師是我的碩博士論文的指導教授，蒙老師夫婦指導我們夫妻，這是仲溫和我莫大的榮幸），陳老師知道我隔天就要步上講台為人師表了，陳老師以非常嚴謹的態度、十分慎重的口吻對我說：「僑雲！自明天起你就是別人的老師了，記住先別求有功，但求無過，絕對要把學生教好。如果…如果你不能把學生教好，你就不要去當老師！」老師凝重果決的聲音，讓我明瞭老師對我的期盼與要求，我重重地點了點頭。從此二十年的教學生涯，莫不是懷抱著老師的主臬，戰戰兢兢地敬事屬於我專業的教學。

直到今天筆者始終不敢或忘的：一是陳老師在民國七十一年我投考博士班時，交待給我的學術使命。他在推薦書上是這麼寫的：

研究兒童讀物，衡之當前情勢，尤為必要，且亦迫不及待，蓋兒童讀物之良窳，影響兒童思想既鉅，且永昔周興嗣之編千字文，王應麟之撰三字經，皆以鴻詞博學而為之，影響深遠，餘杭章先生以一代宗師，亦嘗留意於此，今雷生欲以兒童讀物為研究對象撰寫論文，亦師門之心傳，余嘉其志，故樂為推薦……

二是老師的教學理念，他經常強調：「做老師的要愛學生，因為沒有被老師愛過的學生，是不知道怎麼愛他的學生的。」仲溫在老師愛的教導下，於民國七十五年自國立政治大學榮獲文學博士，任教於靜宜女子學院中文系，老師欣喜之下賦贈仲溫七言律詩一首：

十年壇坫誨諄諄，喜汝知津可出塵。

兒女所承為血統，生徒相繼乃精神。

先賢學術誰堪續，後世青藍孰代新。

風雨雞鳴休自己，師門薪火望傳人。

這首詩始終都掛在家中肅靜的廳堂上，詩的內容，蘊釀出我教學的指標，我用它規範著自己，敦促著自己：

（一） 十年壇坫誨諄諄

一位教師站在教學崗位上的每一天，面對每一位同學，應該用孔子誨爾諄諄的態度，悉心教化同學，讓師生彼此都能日日如新。

（二） 喜汝知津可出塵

教學的工作是喜悅的，對每一位學生，我們都應該對他懷抱著最高的期望，不可錯失任何一個學生，讓孔子也責備我們「小器」。

（三） 兒女所承為血統

學生不是老師血統的繼承人，他的軀體生命來自他的父母，以孔子為主的儒家學說，是以孝治天下的教育原理，教學生「身體髮膚受之父母，不敢毀傷」的孝道觀念，自然也當重視身教，盡力保護兒童的身體髮膚，斷不可帶頭傷害。《太公家教》有言：「君清則用文」「君濁則用武」，教學必須用清明的智慧引導，而非暴力相向。

（四） 生徒相繼乃精神

老師對學生有傳道、受業、解惑的義務，而學生受到師長道德智慧的感召，傳承著老師的精神生命，繼續著聖聖相傳的神聖使命：「為天地立心，為生民立命，為往聖繼絕學，為萬世開太平。」孔子的教育理念，代代相傳，在道德實踐的過程中，幾千年來確實服務了整個中

國人類社會，使儒家思想成為中國社會的思想主流。為綿延人類的生命，美滿人們的生活，執教者必須德業兼修地為國家培養出有道德的專業人才服務國人，這才不愧對自己的職守。

（五） 先賢學術誰堪續，後世青藍孰代新

學術是要傳承的，儒家止於至善的德業教育是不可一日終止的。為人師長的固然要在德業上精進，培養學生更要盡心竭力。終究人生不滿百，在長江後浪推前浪的歲月流轉下，各領風騷也不過數十年而已。在歲月的洪流中，人世間唯一不可以消失的，就是能為生民立命，為萬世開太平的思想，因為他是中國人能讓生命止於至善的智慧，他讓我們知道在這人世間各行各業中，這止於至善的智慧都是絕學。而絕學的傳承，是必須聖聖相傳的，一位執教的老師，若是希望中國社會各行各業的絕妙技能，不會因找不到有道德的傳承者而斷絕的話，就必須在專業的指導外，特別重視人格的教育，唯有學生德業兼修，才能在各行各業都有絕學傳人的情況下，將傳統文化的智慧，綿綿不絕地呈現人間，服務社會。

（六） 兩雞鳴休自己，師門薪火望傳人

雖然聖聖相傳是中國精粹文化傳承的真相，但是生就的聖人，在人世間是少之又少，一如孔子所謂「時中」的君子一樣，是難得的。儒家重視教育，孔子成為至聖先師，就是為了突破這個難題，追求永恆真善美的人生。他透過教育運用了人定勝天的人倫關係，敦厚倫常的親情，團結人與人之間的力量，讓兒童在親人親愛的情感中，「父子不責善，責善傷義」的原則下，沐浴著父母的三年之愛，成為可教的孺子，能夠在父母慈愛自己的時候，孝順父母，更能在父母憎恨自己的時候，仍然依禮盡孝，表現出自己寬厚善良的儒家賢者風範，一如《弟

子規》所述：「親愛我，孝何難，親憎我，孝方賢」；在因材施教的智慧中，接受文化道統的洗禮，使兒童成為能夠善繼師長職志的學者，在過猶不及中的教化中，掌握住正道，養成「君仁、臣忠，父慈、子孝，父義、婦聽，兄友、弟恭，朋友有信」這等完美人格。

今日執教為人師長，必須擁有教學的理想，並且慎重地表達自己對學生的期盼，在「善教者使人能繼其志」的實踐中，為莘莘學子展現中國傳統儒家思想文化的精神；為願意任重道遠的學子，投注如父母一般的關愛，讓學子在學習的過程中有師長的教學與輔導。學生受到師長的禮教，自然能「尊師重道」，因為尊師重道就能尊崇老師的心志精神，崇高道統的文化理念，採用老師所以養成自己的規範來要求自己，在亦步亦趨充分實踐老師的治學精神之後，中國傳統教育「嚴師出高徒」的成效，就彰顯無遺了。無怪傳統中國社會，江山代有才人出，聖賢不滅跡於中國。

陳老師師事林尹先生，啟蒙於潘重規老師，問學於高明先生，治學有成，譽滿學界，是深受大學學子歡迎的教授，今賦此詩贈仲溫，雖說本是自古以來文人學士，代代薪火相傳的教學理念，但是「師門薪火望傳人」的期盼，也朝夕惕勵著仲溫和我，三更燈火五更雞，不敢或忘師門傳承的使命。

仲溫譜名「祥智」，字即之，江西鄱陽人，是孔子的第七十五代嫡裔子孫。北宋末葉，孔府第四十八代長子端支，隨朝廷南渡後絕祀；次子端操之長子瑄，因戰亂遷徙至江西鄱陽附近之新建，為新建支。由於戰禍頻仍，新建一支被迫滯留新建，未能返回山東故里；後朝廷立端操次子璠為衍聖公。而今新建一支仍綿延在江西鄱陽，唯仲溫的父親，孔嘉先生，譜名繁領，於民國三十九年以青年軍軍官的身分，離開江西隨政府播遷來臺，民國四十二年自軍中榮退之後，轉任教職，奉派至澎湖桶盤國小服務，民國四十五年一月十一日生長子仲溫，且升任校長。

仲溫幼承庭訓，背經誦文。民國六十三年，自澎湖馬公高中畢業後，旋即

考入中國文化學院中國文學系就讀，師事陳新雄伯元先生，奠定扎實之國學根柢。民國六十七年以優異成績考取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，民國七十年，完成《韻鏡研究》獲碩士學位；復以研究方法、成果之傑出表現，深獲師長賞識，並以第一名的成績通過考試，繼續留校攻讀博士學位，於民國七十四年終以《類篇研究》榮獲文學博士學位，並獲頒斐陶斐榮譽學會會員證書。

仲溫高中畢業之後，即有代課於澎湖離島花嶼的經驗；就讀研究所以來，更致力於教育服務。嘗於台北市私立延平中學、亞東工專、靜宜大學等校兼任教職。民國七十四年獲得博士學位後，受聘擔任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專任副教授，同時兼任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教職；民國七十八年，轉任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專任副教授；民國七十九年為方便照應父母，應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邀約，舉家南遷高雄。民國八十三年榮升教授，民國八十六年，更因長於幹事，獲同仁推崇，膺任系主任兼研究所所長，慟於八十九年四月七日在任上辭世！

《中庸》有言：「君子之道，造端乎夫婦；及其至也，察乎天地。」仲溫一生在教學上的用心，誠如同門師兄李添富教授於〈孔故教授仲溫事略〉所述：

先生勤於教學、勇於任事，向為同仁所推崇；非僅經師、且為人師，提携後學、愛護學生之熱忱與用心，素為學子所景仰；以追隨先生為職志而投考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者，所在多有。先生教導學生，寬嚴並濟，學術要求，極為嚴謹，起居應對則慈如父兄。因此，門下諸生相處融洽，並能於課業上相互扶持切磋；從獲得學位並擔任教職者如陳梅香、黃靜吟、陳瑤玲、張意霞、楊素姿、戴俊芬、王仲翊、洪燕梅、謝映蘋、林裕盛、陳國瑞等在各校服務以及學術論文發表之優異表現，可以察知先生教學之成功。民國八十年，先生榮獲學校頒贈優良導師獎，可謂實至名

歸。

先生致力於聲韻學、訓詁學與古文字學之鑽研，學術論著五十餘編，析理精深，成就卓越。其『韻鏡研究』、『類篇研究』、『類篇字義析論』、『文字學』等專著之刊行，更令紙貴洛陽；先生每謂治大國如烹小鮮，平素精於烹飪，嘗於中國時報連載「孔府美食」五十餘篇，文字精練，敘述得理，出刊之日，閭巷爭誦，一時傳為美談。

除學校任課，成就卓著外，有關學術活動之推廣與服務，先生無不竭盡心力，貢獻所能。譬如中華民國聲韻學學會、中國訓詁學會、中國修辭學會等，先生皆任理事職務，至於中國文字學會，擔任理事之外，更兼任秘書長一職。至於所承辦之學術會議，如：中國聲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、中國訓詁學國際學術研討會，清代學術國際研討會等，自會議規劃以迄餐旅服務，無一不為學者所稱道。其有關國際學術交流活動，先生亦甚投入，嘗數度前往中國大陸出席學術會議，例如：香港浸信會學院之中國聲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、武漢華中理工大學之漢語言學學術研討會、華中師範大學之黃侃學術國際研討會、雲南昆明之孔子學術研討會、廣州中山大學之中國古文字學術國際研討會、吉林社會科學院之中國聲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、遼寧丹東之漢字國際學術研討會等，先生不僅撰寫論文到會宣讀，更積極鼓勵並率領門下諸生前往發表論文，對學術交流與鼓勵後進，厥功甚偉。

仲溫在邁入廿一世紀，這個屬於中國人時代的前一個春天，他參與了天地化育萬物的神聖使命，在振興我們民族文化道統的工作上，成仁取義。當在他圓滿了生命中人倫道德所應該圓滿的每一個層面之後，離開了人間。陳新雄老師肯定仲溫為後世學子留下了「既善為人子，復善為人父、人夫、人師、人徒、人友，無一不善」的君子典範，有〈孔仲溫贊〉：

幼學純良。脫穎華岡。初涉文園，已然含芳。師長嘉之，莫不揄揚。譬如騏驥，逸足騰驤。君亦昂首，振臂流光。碩士博士，學術多方。登臨杏壇，器宇軒昂。靜宜初試，已紹章黃。聲韻學會，大顯光芒。中山祭酒，儒林當軸。人皆仰望，式暢爾轂。作育英才，咸出幽谷。文字尊崇。肩任其隆。策畫入緒，國本以充。祕書長職，綰領旌叢。萬緒一本，次第宏通。嗟爾俊才，曷克有終。

仲溫的一生，在人倫親情的感動下，不論是呈現在中國文化道統的學術研究上，抑或是表現在中國傳統文化教學的傳承上，他的成就，都是值得歌頌的。我在仲溫告別式家祭的祭文裡禮贊他：

在為新雄、詠珣吾師女弟子的歲月中，我看到你追慕老師的學問，勤吟苦讀，釋字明經，風雨雞鳴時不能自己；你尊嚴師教，執筆撰文，參與研討，踵事紛擾中精進不息；你崇隆師道，教化學子，因才施教，風華愛育下涓細不漏。……

在為人師母的歲月中，我知道你最珍愛你的學生，學生是你學術生命的花朵，更是你學術傳承的種子。你將你珍貴的生命蘊育了

你的學生，如今他們也開花結果，延續著你光耀的學術生命。相信因著他們的傳承，天上明亮的文曲星斗，將永遠向人世間綻放著文化道統的光芒，而你也在這個宇空中，指引著他們中國學術道統的光明走向。……

啊！仲溫，你活著的時候，順天理，盡人事，芳香四溢，德立當代，而今你應時駕返，也繼往開來，樹立典範，足以為後代百世所師法。你已然立身行道，揚名聲，顯父母，是我們整個家族的光榮，但此刻你親愛的家人，都為了你的離去而哀痛、祝禱著，此刻就請你歸來享用我們一起為你所準備的祭品吧！

仲溫雖然是孔子聖人的後裔，但是他自勵於學，追慕顏淵的勤學精神，欽羨杜甫的文士風範，對中國文化的道統與孔子儒家的學說，有著仰之彌高，鑽之彌堅的禮贊，期許自己能夠日新其德，「只見其進，不見其止」地做個才情學兼備的通儒，過著風骨布衣的生活。他有戊午年〈秋夜讀書〉詩作一首：

日暮風寒意蕭瑟，夜分雨急似春潮。

陌頭冷冷無行客，簷下淒淒獨寓僑。

苦校蟲魚傳壁業，勤修禮樂繼前朝。

周書孔籍光今古，孰謂賢愚共寂寥。

這是他生活的寫照，也是我們日常生活的傳真。

仲溫苦學出身，常受困於貧窮，雖然常常勉勵自己「非撐鐵骨莫支貧」地過日子，一如他在〈自遣〉詩中所陳述的：

人生在世意多悲。困窘安銷每鎖眉。

下筆送窮文未竟，拔釵沽酒情猶追。

風簷獨寓客亦瘁，載籍時親學尚虧。

欲效先賢傳絕業，襟懷端賴志恢危。

在我們夫妻互相扶持的生命過程中，他了解讀書人是需要幫助，學生是需要照顧的，因此他除了重視傳道、受業，更積極地與學生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，在師生情誼良好的情況下，從事輔導學生的工作，他在中山大學中文系所主任任前，他擔任過中山大學學生輔導中心主任一職。

多年來，我們彼此切磋、交換著輔導的心得，在輔導有成的情況下，開拓了我中國兒童文學研究的範圍，不但從穩定的中國傳統教育理念中，積極地研討中國傳統兒童文學的教養成效，肯定中國兒童文學在今日兒童教育中的重要性，更進一步考量如何運用中國文化道統中的智慧，為兒童進行文學式的教學輔導，讓中國兒童文學的教育理念與教學輔導，同時在中國兒童文學的世界裡，服務兒童。

孟子有「刑于寡妻」的觀念，說先生是太太的典範，二十五年來，仲溫非但是我在學的學長，在整個中國文學領域的研究、教學與生活上，更是我的典範。在我們相知相守的二十五年當中，真誠相愛，為理想而攜手共進！即使是他病痛纏身，由病中到身後，當生離死別的大難來時，我們也是攜手一起走過（案：筆者已於中山大學中文系學會所發行的《濤聲》復刊號書中，以〈夫妻本是同林鳥，大難來時我們一起走過〉一文，記述了仲溫棄世前後的狀況）。儒家教人以真誠的中庸教育，能使唐代的韓愈以精誠開巫山之雲，又為百姓驅離鱷魚，而我與仲溫本是同林鳥的夫妻關係，生死不棄，自仲溫四月七日過逝之後，就經常入夢相會。九十年二月二十七日，忽有一夢，夢境中仲溫帶著我散步在大草原上，一路走來，人潮漸漸退去，最後只賸下我們兩個人，互相注視著。此刻仲溫微笑向我表示：該寫論文了。夢醒時是凌晨五點二十分。回顧